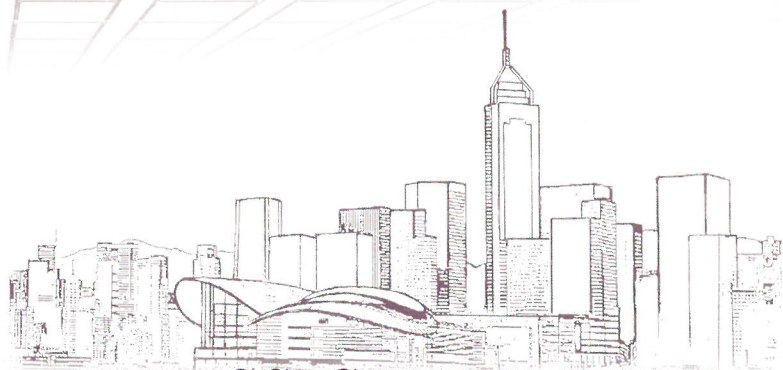


文藝 通訊



CCLC NEWSLETTER

一九九九年七月 July, 1999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第二十卷 第四期 Vol.20 No.4

寫作對形而上學的批判——

讀論潘霍華文章札記

鄧紹光

潘霍華 (D. Bonhoeffer, 1906-1945)，德國神學家。該如何談他的神學呢？拿起筆來就覺困難（我還是那麼固執地書寫文字而非敲打鍵盤）。這種困難不純粹是出於內容、思想的深邃，更相關的是他的寫作形式。這是很多搞系統神學的人所忽略的，於是就以為何難之有，把研究的對象寫過的文字按號入座，分門別類，不就成了。結果，為系統所困，把人家互為內在的形式與內容強行分割。強迫對象的思想按既有的系統就範，這不就是一種思想的暴力、文字的強橫嗎？

這是讀霍德 (W.W. Floyd, Jr.) 的文章 "Style and 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The Letter as Form in Bonhoeffer and Adorno",¹ 方才醒悟過來的。形式與內容的互為內在，這叫人想起莊子。內容既為逍遙，那麼形式也當為逍遙，不落概念、系統的束縛。潘霍華的神學主題既為反形而上學、反系統理性，那麼他的寫作方式也自然是開放式、隨時起隨時止的。讀了霍德的文章，就覺得沒有甚麼可以寫的了，話都給人說過了，雖不一定說盡了，但點出了過往忽略的地方，又作了必要的解說，似乎也就不必重複了。或者，重複大可不

必，但因話題話，因文生文，倒是合乎潘霍華反系統理性的寫作精神，所以這篇文章還是寫出來了。

是的，這篇文章還是寫出來了。可是，得再說明這篇文章並非嚴謹解說潘霍華神學的論文，只是延續一種寫作精神，藉此而顯示潘霍華向來為人忽略卻又不可忽略的一面。依據霍德，瑞士神學家奧特 (H. Ott) 是最先的其中一位思及「信件寫作作為一種思考風格」的意義，特別是當以潘霍華的獄中書簡來解釋他的作品。這是奧特於 1966 年在其著作《真實與信仰》(*Wirklichkeit und Glaube*) 表明的。二十二年後的 1988 年，韋特斯 (J. Rades) 在其未刊手稿催促必須對形式及風格進行研究，潘霍華不單以神學專題論文表達自己，且以演辭、詩、戲劇，以及不可忘記的信簡表達自己。二十二年間沒有人做過廣泛的研究。然後是 1994 年霍德的文章。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在神學學術界中何以忽略風格、形式的探究呢？或者，準確地說，在系統神學的學術討論中，這是沒有擺上議程的，為甚麼呢？在聖經研

究的領域內大談文體、風格、修辭，到了系統神學的地頭卻失去蹤影。有人指出了，卻視而不見，這是因為系統神學工作者是瞎眼的，還是系統神學本身內在的盲點？以為唯有概念、系統才是恰當的表達？其他都是不相干的。這底下的潛台詞會不會是理性思考以及表達形式是優越的？換句話說，理性的霸權。這並非說理性不可取，而是理性是否可以獨霸的問題，尤其當理性想要建構一宏大敘事系統，以囊括、包容實在的一切，這又是否信仰可以容許得了的？

潘霍華沒有寫過「系統」的神學巨著。除了兩本論文（《聖徒相通》和《行動與存有》），潘霍華只寫過《追隨基督》，其餘的都是信件、講章、文章、講課筆記、演詞。《創造與墮落》是應學生的要求而出版的簡短濃縮講稿，《基督中心》和《黑格爾研討》是學生筆記的整理，《團契生活》是為芬根瓦的神學生而寫的簡要短論，《倫理學》更是幾份草稿的重整，《獄中書簡》不言而喻只是信件的集合。無疑，潘霍華寫過不少，卻是斷簡式的，而非自身圓滿自足的體系著作。霍德指出，今天要做的，正是從這些斷簡中發掘亮光，而非嘗試系統化之，否則即把其中閃爍的光芒掩蓋。更嚴重的是，這是完全違反潘霍華自身思考神學的風格，他沒有既定的系統必須追隨，雖然他消化了不少神學和哲學思想，但他就是沒有一套系統來整理和安頓一切。

潘霍華思考神學乃隨時起隨時止，無所窒礙，不必處處顧慮前後的一致性或連貫性，只有這種風格，才能對應處境中的種種變化，應物而不窮。霍德說，信簡和文章適於運用語言和思想策略技巧地抵抗並批判西方哲學和神學流行的建造系統的習性。輕騎出擊，靈活多變地從不同角度切中要害，如行雲流水，多神來之筆，處處見機鋒。這不得不歸因於其寫作的形式。只是潘霍華自己並沒有就寫作的形式作過任何文字上的表白，於是霍德借助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Adorno) 戰後的文章 "The Essay as Form"，解釋文章作為一種形式特有的性格。

阿多諾的結論是，「文章的內在形式律則是

異見，透過背叛思想的正統，揭露事物，使正統思想想要穩藏的成為可見的。」也就是說，文章是反正統的。文章何以有這種作用？因為文章從來都不是要全面掌握整體的實在，從來都沒有可以用來建構系統的某種演繹自或建基於第一原則或終極原則。文章的特性是非系統的，概念是無中生有的，思考方式是斷簡式的，由此而形成一非同一性以抵抗同一性的自由精神。文章要暴露的是系統的盲點，文章使用概念開啟對象的面相，而這是概念無法掌握的。概念，只是開啟，而非掌握，否則就是扭曲，屈從對象。概念，只是指點、啟發的言語。

霍德認為潘霍華至少從《行動與存有》開始，已經追求一種非形而上學的，反系統思維方式的神學。在《行動與存有》中，「系統」和「形而上學」跟「唯心主義的哲學反思」是同義的；整本書就是要反對思想主體那種把一切他性收納至自我權力之中而使其可以被通透地認識的舉動，也就是反理性系統。理性系統就是忘記了人的存在，忘記了人乃存在於時間的偶發性之中，也排除了上帝在時間中的行動。真正的神學思考至少認識上帝在歷史中的行動——道成肉身，從而把人從反思的理性中解放出來，顯出一切概念建構出來的網絡不過是主體的佈置、安排。

潘霍華對理性的能力反省深刻。理性即使跟道相遇，但也不會放棄其霸權，否則，它就是放棄其把一切內化的系統性格。潘霍華極不信任理性自身可以自限其性，這是因為黑格爾(Hegel)；黑格爾意識到理性的狡黠，以放棄自己的方式來獲取更大的能力，辯證法中的自我否定(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亦是同出一轍)與否定的否定正表明這一點。當理性與道相遇，結果就是人的道把神聖的道殺害了，《基督中心》如是說。這大概很有一點禪宗的味道：「見賊殺賊，見佛殺佛」。人的道就是一種網羅一切的意志，不能有任何界限，她要決定萬有的本性，潘霍華以為，這跟人宣稱自己是神聖的相去不遠。

神學思考又如何？神學思考同樣可能落在「系統」的試探當中，因為一切思考，在本性上總

是趨向系統的，但正正因為如此，神學就同樣可能把神聖的道殺害了，卻不可能把活生生的基督網羅在其中。神學的罪惡莫過於此。是以，神學必須學習順服，成為一種順服的思考，否則，就是借神學之名而行使理性至大無外的網羅能力。神學乃順服的思考，也就回應巴特 (K. Barth) 所說：神學，作為對上帝的思想，乃後起的。後起的，就是跟隨上帝在歷史中啟示的偶發事件來思考，拒絕使之成為一系統，局限在『我』之內，由『我』處理和定奪。然而，神學的挑戰不在逃離這種形而上學，而是修正其思考，使之成為非系統的、啟發的、指向的語言。沒有人可以逃離語言，概念的使用，問題只在於她是順服抑或反叛的。

霍德以複音的神學來形容潘霍華的風格，這尤指其《獄中書簡》。潘霍華自己就說「生命的複音性」，這是《獄中書簡》他所喜用的形象。他說：「生命並不可以被壓縮在單一的層面，反之必須保持多面相的和複音的。能夠思想就是一種釋放，因為這樣可以讓生命多面向。」生命是複音的，因此神學也是複音的，而文章、書簡也是複音的，這些都是反系統的單一性，卻要竭力保持主題的多元性，避免產生抽象的同一，壓抑的總體，必須維繫敞開的空間，讓多樣化呈現，

讓在理性以外的啟示可以進入。

從獄中而來的書簡，都是片斷式的，沒有完整的討論，但並非否定思考，只是思考本身不是系統，倒像行進中的道路，隨著信仰，隨著生活而前進，走過了的並不能決定前面會如何，但「在系統中，過去決定現在」，在道路中，前面決定當下。前路是不確定的，是偶發的，而上帝的啟示正是如此，人的理性因此不在前頭引路，反之，卻是上帝的啟示在前頭引領人的理性。在這樣的理解下，霍德的說話就很有意思：「書簡的偶發性是最適合的形式，以表達啟示的偶發性。」因此，研讀潘霍華，千萬不要忘記他的著作並非完整的，但只是閃耀的靈光，滿有神學睿見；雖有主調，卻充滿複音的副調，信仰與生命的豐富多姿，於此可見。

注釋

1 W.W. Floyd, Jr., "Style and 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The Letter as Form in Bonhoeffer and Adorno", in W.W. Floyd, Jr. & C. Marsh (ed.), *The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Responsibility: Essays on Dietrich Bonhoeffer* (Pennsylvania: Trinity Prew International, 1994).

鄧紹光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文化副教授

第 13 屆 香港書展
13th HONG KONG BOOK FAIR

基督教坊 本社書攤 1D15, 17, 19
CHRISTIAN SQUARE

近百種新書及精選書籍七折發售
精美禮品、鐳射唱片、
賀卡書簽一律特價優惠

日期：1999年7月21日－26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一樓

燕京大學與普天頌讚(十一)

(六) 田景福

田景福是《普天頌讚》裡「聖誕歌」⁽¹⁾的撰詞人。他撰寫這首歌詞的日期是1933年的聖誕前夕。當時田景福是燕京大學宗教系的一位學生。每逢提起這首「聖誕歌」時，筆者不免會憧憬著燕京大學校園裡那天晚上十分美麗的經過，也曾於1993年將這個故事登載在香港的「基督教週報」。鑑於本文的讀者們大多數沒有機會讀到該段的記載，因此願意先把該段經過再複述一次，然後報導田景福的生平。

自從1926年燕京大學搬入北京西郊海澱的「燕園」以後，他們有一個傳統，就是每年聖誕前夕，燕大的基督徒師生們會在校園附近報佳音。他們通常在平安夜晚飯後九時左右，先到音樂系主任范天祥博士夫婦家裡歡聚，在范家先吃些茶點，然後一同出發去報佳音。

華北冬天的氣溫雖然很低，但因北京比較接近沙漠，氣候乾燥，下雪不多。可是1933年聖誕的前一天，北京竟然下了雪，白雪舖滿整個校園。到了晚上，濕氣上升，在樹枝上凝結成冰條。那天剛好月色十分明亮，白色的大地反映著月光，冰條在樹枝上閃爍著，整個校園好像裝飾了電燈，景色十分美麗迷人，「聖誕歌」開始兩句歌詞「一輪明月，數點寒星」也就是描寫當時的情景。

那天晚上參加報佳音的同學有數十人之多。他們把范家的腳踏小風琴搬在一部騾子拖的車上。因為天氣寒冷，范博士要帶著手套在車上彈琴，帶領大家唱聖誕詩歌。整批學生圍著騾車慢慢前進，邊走邊唱。他們先在校園裡唱，然後繼續往校園外唱。那是一幅美麗「白色聖誕」的圖畫。一群廿歲左右的男女青年學子，擁著一部騾車，上面坐他們敬愛的老師，在月白風清的平安夜裡，高歌歡唱優美的聖誕歌曲。青春的熱情和

喜樂，驅走了嚴冬的寒意。

校園外的房子大都有圍牆，這些圍牆成為很好的回聲板。於是鄰家們都打開了門，出來聽他們的歌唱，彼此揮手招呼，可以想像得到他們那種親切、喜樂和興奮的心情。他們唱了兩小時，仍然捨不得回宿舍，有人打電話給訓導主任 Mrs. Frame 請求延遲鎖門。於是他們多唱一小時，盡興而返。

燕大宗教系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田景福，當晚在晚飯後沒有參加其他同學的活動。他獨自一人在校園裡的未名湖畔散步，忽然他感受到一種啟示，覺得他在那情景之下應該寫一首聖誕歌，以表達他對救主基督降生的讚美和喜悅的心情。於是他獨自回到宿舍——寧德樓的頂樓，花了兩小時，一口氣寫成這首「聖誕歌」。他把這首詩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他所敬愛的老師劉廷芳博士。劉博士很欣賞這位學生的心意，細讀此詩，只改了一個字，就是在第二節第六句最後一個字。原詩是「滿城歡樂齊頌揚」，改為「滿城歡樂齊頌」⁽²⁾此後劉博士把這詩交給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通過採用，並請范天祥博士另譜新調。本來田景福是以貝多芬的「歡樂頌」的樂律來撰寫這「聖誕歌」的歌詞，認為一個熟識的調子較容易上口。但是范天祥為這首歌詞譜了一首很美並有中國風格的調子，調名就稱為「燕京」。因此《普天頌讚》出版時就以「燕京」調為主調，「歡樂頌」為通用調，但我們深信，這首詩之所以受歡迎完全是因為是「燕京」調，而不是「歡樂頌」。(待續)

注釋

1. 「聖誕歌」是原名，以後的一些聖詩集就以「一輪明月」為歌名。

本社與中國內地教會 及 其他機構合作事工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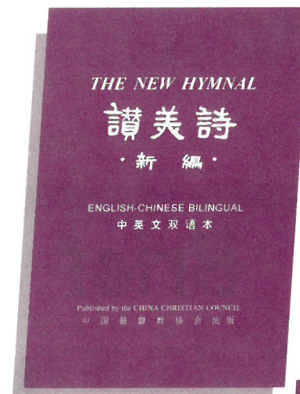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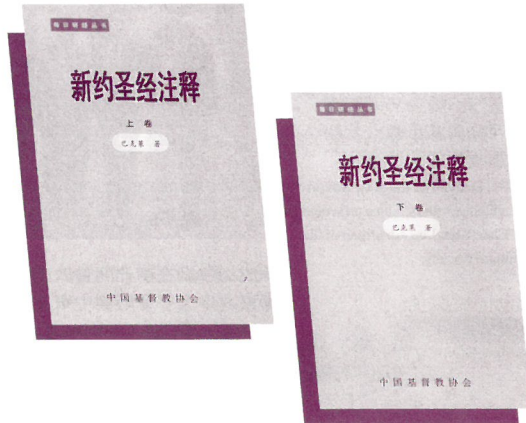
一、《新編讚美詩》中英對照本，與中國基督教兩會聖樂委員會合作。

九十年代初中國基督教兩會有意將其《新編讚美詩》進行中英對照本的出版，經數年的磋商，於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本社邀請黃永熙博士返港主持此計劃。經三年多的工作，黃博士在九七年八月初步完成工作返美。具體編務由本社聖樂編輯蔣慧民先生與在上海的聖樂委員會負責同工跟進。感謝主，此項工作已於本年五月底完成，全書在香港製成菲林後寄回內地印刷，相信此詩本將會在今年內面世。

二、「每日研經叢書-新約注釋」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合作，出簡體字版。

這套新約注釋的簡體字版是本社構思的「一書兩體」概念中的初熟之果，已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南京出第一版，輔助內地教牧和信徒的閱讀和靈修之用，兩地交換出版的發展潛力，令人鼓舞。

三、《靈花--聖法蘭西斯行傳》，本社已出繁體字增訂版，是與中國基督教兩會文字出版事工委員會、金陵協和神學院文字出版室合作的其中一種「一書兩體」的產品。我們深信這樣的發展，最終會使兩地的信徒和讀者有更豐富的屬靈讀物和靈糧。



四、未來的發展

(一)《丁光訓文集》與南京譯林出版社合作，由本社在香港出繁體字版，並發行至中國大陸以外的所有地區。

(二)「世明文集」五冊與國家宗教局宗教文化出版社合作，出簡體字版，並在中國大陸各地公開發行。

(三)《趙紫宸的神學思想》、《二十世紀宗教思潮》由中國基督教協會在上海出簡體字版，並於全國教會及神學院內發行。

短訊

一、人事動態

1. 社長蘇成溢牧師應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所聘，由本年九月一日起任該會總幹事職。執行委員會通過聘任執行委員馮壽松先生為新社長，九月一日到任，另聘請出版委員吳思源先生為副社長，十月一日到任。
2. 編輯部聘得施為先生為新同工。施弟兄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是信義會鴻恩堂會友。
3. 執行委員李志剛牧師，梁林開牧師分別當選為新一屆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之主席及副主席，另執行委員易嘉濂先生將於本年八月一日起任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職。本社同人謹向上述三位同道致以衷心祝賀。
4. 社長蘇成溢牧師於六月廿三至三十日前往南非開普敦出席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中央委員會會議。

二、嘉賓到訪

1. 國家宗教局港澳訪問團一行十人，應基督教文化學會及青年會邀請，在該局法規司賀克敏司長率領下，於六月二日至六日訪問香港，六月三日下午到訪本社。
2. 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黎新農老師及安徽蚌埠基督教會施文華同工於六月四日到訪本社。

三、香港書展基督教坊

本年度香港書展定於七月廿一至廿六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基督教出版聯會為協辦單位之一，並統籌「基督教坊」在其中。屆時將會有十九個機構共三十一個攤位參展。本社的參展攤位編號為D15，17，19。

四、基督教出版聯會

基督教出版聯會於五月廿六日之週年大會中選出新一屆董事會，經互選後其職位如下：主席：李正榮牧師（天道），副主席：翟浩泉牧師（亞協）、池麗華小姐（證主）、許朝英先生（宣道）、文書：陳培德牧師（道聲）、司庫：孫淑喜先生（國協）。



六月三日國家宗教局訪問團團長賀克敏司長與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李志剛牧師互送禮物
Mr. Ke-Min 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China presented a gift to Rev. Chee-Kong Lee, Chairman of the Christian Cultural Society.

蘇成溢牧師在南非開普敦出席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中央委會時與中東及非洲代表合攝
Rev. Eric So and WACC members at the WACC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in South Africa.

Brief News

PERSONNEL

1. Rev. Eric S.Y. So will become the new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in the coming September. Mr. Sau-Chung Fung who is our present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will succeed the post of Publisher also in September. Mr. Sze-Yuen Ng,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Committee member is employed as the Vice-publisher starting from October, 1999.
2. Mr. Sze Wai who graduated from Baptist University has joined us as

the assistant editor from July, 1999.

3. Rev. Eric So attended the WACC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from 23-30th June, 1999.

VISITORS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10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China leading by Mr. Ke-Min He to visit us on 3rd June, 1999.

十六年後的重遇

蘇成溢

贈友人

G 4/4

沈光璋曲、詞 5.99
東北神學院副院長

1 2 3 · 5 3 | 2 1 2 1 - - | 6 7 1 · 2 1 7 | 6 5 6 5 - - |
 昔日年少會金陵，今朝重逢聚遼寧。
 基督教會大復興，神學教育春意濃。
6 7 1 · 3 2 3 | 6 5 3 - - | 2 2 2 5 4 3 2 1 2 | 1 - -
 港澳回歸神人喜，友人光臨樂無窮！
 祝君行程蒙賜福，祝君事業滿光明！
1 2 3 · 5 6 6 5 | 5 - - - | 6 7 1 · 2 1 7 | 6 5 6 5 - - |
 啊！曾相逢，蒙召時節正年輕！
2 3 4 · 5 4 3 | 2 - - - | 5 5 5 6 7 7 1 2 | 1 - - - ||
 啊！又重逢，彼此勉勵，靠主得勝！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於華夏民俗村
歡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蘇成溢社長一行

這首詩是東北基督教神學院副院長沈光璋牧師於今年五月十四日在瀋陽歡送本社訪問團的晚膳宴會中送給筆者的親作，詩中充滿著祝願和勉勵，更提到原來我倆曾在金陵神學院有一面之緣。這次能夠在中國的東北重遇而認出對方，是從一張照片開始。

五月十四日下午當我們在東北神學院正要座談交流時，沈光璋牧師拿出一張照片並指著裡面的一個人問筆者：“這是你嗎？”立時勾起了筆者的回憶：一九八三年的夏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的師生首次訪問南京金陵神學院；照片是當時兩所學院的學生會會長互換紀念旗時所攝，正是筆者和沈牧師。

這次意想不到的重遇，除了感到格外的歡欣，並感謝上帝保守著我們分別在中國的東北和南陲的事奉外，筆者仍有以下的感想：

一·教會領導的接班

自一九七九年中國教會重新恢復活動，並在八十年代初招收新一批神學生，經過了十多年的培養訓練，中國教會新一代的同工已經陸續在各省、市和神學院的崗位上擔當了吃重的角色。這是十分令人興奮的現象，也說明了中國教會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

二·人才培訓的重要

關心未來發展的人，除了要有遠大的眼光和堅毅的魄力，更需足夠的裝備。無論是社會或教會，要有理想的明天，必須從今天造就人才。筆者深信，有怎樣的教牧帶領信徒，就有怎樣的教會，有怎樣的信徒群體，就在世界中作怎樣的鹽和光來見證上帝。

"An unexpected Reunion After 16 Years"

Rev. Eric S.Y. SO

In the middle of May we had a ten-day trip to five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to visit the seminaries.

When we were in Shenyang, a major provincial capital of North East China we had a half-day visitation at North East Theological Seminary on 14 May. Just before our sharing time the Vice-Principal of North East Theological Seminary, Rev. Shen Guang-wei, showed me a photograph which was taken sixteen years ago. He pointed to one of the persons in that photo and asked me : "Is that you ?" "Yes, it is me." I answered. That photograph was taken in the Summer of 1983 in Nanjing when a group of theologic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first visited Nanj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 chairpersons of the Student Union from both sides presented souvenirs to each other, which happened to be Rev. Shen and myself.

How amazing that I can meet someone again whom I first

met sixteen years ago. Thank God that He keeps our commitment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serve Him wherever we are.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God has called many Christian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His mission both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 believe God's calling will go on and He will choose those who have loyalty to serve and to witness so that the Church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hall continue to grow.



蘇成溢牧師與沈光璋牧師十六年後的重逢，合攝於99年5月14日
An unexpected reunion after 16 years, Rev. S.Y. So and Rev. Shen
Guang-wei in North East Theological Seminary on 14 May.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門市部：香港九龍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台灣分社：台北市文山區溪口街89號 電話：(2)2932 3571 傳真：(2)2930 7740
台北市大晏區建國南路1段212巷61號1/F.

社長：蘇成溢牧師 編輯：范鳳華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P.O.Box 17-13, Hsin Tien, #231, Taiwan, R.O.C.

Publisher: Eric S.Y. So

Editor: Frances Fang